

名家茶座

别让消费掩盖了浪费

法官日记

感恩有你

乔 林

汪金友

如果搜索近些年来消费和浪费两个词的使用率，我相信，消费出现的机会，一定会比浪费高出很多倍。

因为很多人，已经把浪费给忘了。

商品越来越多，收入越来越高，要什么，有什么，想什么，来什么。有很多人，即便可着劲地花，钱也花不完，还有必要说浪费吗？

想想过去的人们，也够可怜的。掉在桌上米粒，也要捡起来放进嘴里。一双袜子，补了很多补丁，仍然在穿。为了节省水，洗完菜再去冲马桶；为了节约电，一间屋一个电灯泡。你说他们，过的是啥日子啊？

还有人发现，在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投资、出口和消费“三架马车”中，消费是最可靠最稳定的“压舱石”。尤其是当投资受限、出口受阻的时候，国内居民的消费，就成为拉动生产的主

要动力。为此，在经济发展的策略中，就有了“刺激消费”和“拉动消费”，

在一部电视剧中，就有这么一个场景：一位农村来的老太太，进了一家灯火通明的高档餐厅，于是就问旁边的教授：“点这么多的灯，得费多少电啊？国家怎么就不管管呢？”旁边的教授回答：“哟，奶奶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只有用了电，电力工人才可能挣着钱，才能买菜买饭。这样呢，农民兄弟就又能挣着钱了。”

实际情况也是如此，几乎所有的经营单位，都愿意人们多消费。电力愿意你多点灯，餐馆愿意你多点菜，商场愿意你多购物，车厂愿意你多买车。至于你浪费不浪费，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。比如，你一年换一部新手机，商家也不觉得太频繁；你一人点了五个菜，餐馆也不担心你吃不完。而且看着噌噌往上窜

的营业额，他们正偷着乐呢。

于是，浪费就在消费的掩护之下，迅速地膨胀起来。有据统计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，就有2000多亿元。废弃包装物的价值，更高达4000亿元。各种各样的浪费，不仅吞噬着多年来的发展成果，而且消磨了人们的意志，助长了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、个人主义等奢靡之风和不良思潮。

消费和浪费，好像是一对亲兄弟。消费是利用社会产品，来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过程。浪费是在生产和生活中，对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不合理使用。两者都是购置，都是消耗，都是通过终端的商品利用和服务享受，来刺激生产，促进市场循环。

所不同之处，消费是必要的正当的利用，而浪费是过度的不合理的糟蹋或闲置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钱是人家自

己赚的，货是人家自己买的，浪费不浪费，别人管得着吗？我们的社会，确实有一大批有钱人。其中一些人的乐趣之一，就是花钱摆阔。房要住最大的，车要开最好的，菜要点最贵的，玩要来最时尚的。但有一点必须清楚，钱是你自己的，社会资源却是公共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谁也没有破坏和挥霍公共资源的权利。另外，糟蹋和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，也暴露了自己思想的肮脏和品德的低微。换来的，不是人们的艳羡和点赞，而是嗤之以鼻。

我们现在的任务，就是把消费和浪费剥离开来。不要让消费给浪费打掩护，也不要让浪费影响消费的美誉。当然，消费和浪费，只有一步之遥。鼓励消费，抵制浪费，需要制度的严管，需要商家的自律，更需要消费者的修养。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”有钱没钱，都省点用吧！

回顾这二十五年，我只想这二个字那就是感恩。

首先，感恩老师们给我的指导。我进法院的第一个部门是执行庭，那时的我也只是司法中专毕业，不仅业务能力弱，看问题也简单片面，是我法院的第一位师父任德康老师用他的言传、身教以及对问题全面深入的分析引领我慢慢走进了法院工作的大门。当我04年调入立案庭负责立案审查工作时，当时对这项完全茫然不知，心中也是忐忑不安，是已退休的张国婷老师，给了我细心的指点，并给我提供去最高院参加培训班的机会，这才使我在程序法上打下了根基，让我在这一岗位上有了做好工作的底气。一路上走来，我跟过不少承办人，他们有的会给我在业务上细心的指点，这些指点、提醒与劝导，都让我受益匪浅。

其次，感恩一中院温暖的氛围。在一中院我换过很多部门，遇到过很多的领导，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包容与爱护。对我在工作中所犯的过失与错误，他们能宽容以待，并为我挡风遮雨。对我的一点进步能给予鼓励，并放手让我在工作岗上去历练与成长。而那些与我一起成长的伙伴们，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信任与支持。在一中院我也有过挫折与失败，而伙伴们对我的肯定与帮助也使我重新信心，还有那些团队活动中、办公室中的欢声笑语，以及在工作中的互相扶持与支撑均让我温暖在心。当工作涉及跨部门的合作与配合时，各部门总能体现出互相间的一份主动与不计较。虽然有时可能会为某个问题激烈争论甚至面红耳赤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。曾听一名离开一中院的同志说过，到了其他单位，才体会到一中院工作环境与氛围令人羡慕。这一份温暖值得我珍惜。

最后，感恩一中院提供了个人成长、为国奉献的绝佳舞台。好学、实干、进取是一中的法院文化，一中院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。从一中院成立开始就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奋斗姿态，不断拼搏进取，始终保持在全国法院的第一方阵。一中院为每个人都搭好了实现自我理想，为法治事业做出贡献的宏大舞台。在这个舞台上，一个个第一、一个个首先，一个个先进人物不断涌现。在这一舞台上，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奋发、精进，而不是懈怠与因循，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并为中国梦添砖加瓦。

余墨谈屑

“班门弄斧”者戒

唐汇冀

湖北麻城人杰地灵，系仅次于红安的将军县，当代开国将军中有大将王树声、上将许世友等3人、中将张才千等6人和少将19人。此外还有中国氢弹之父彭桓武及李硕勋等革命烈士数万人。古代则出过兵部和吏部尚书及都督、巡抚、文学家多人，明朝的梅之焕属其中之一。梅之焕文武双全，官至甘肃巡抚，多次击退进犯之敌。后得罪阉党被谪居家乡，时值清军入侵南下，他会同同仁营建蕲黄四十八寨，抵抗清军，堪称明末之豪杰。

梅之焕曾往李白堕江而歿的采石矶凭吊，看见李白墓前很多游人胡诌乱题的拙劣诗句，他感慨之余，挥笔写下《题李太白墓》：“采石江边一堆土，李白之名高千古；来来往往一首诗，鲁班门前弄大斧。”诗中化用柳宗元的“操斧于班、郢之门，斯强颜耳”，讽刺那些不知深浅、好在行家面前卖弄的人，入木三分。

李白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，号称“诗仙”。他与“诗圣”杜甫并列中国诗歌史上的巅峰。尽管清朝赵翼《论诗》云“李杜诗篇万古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，但真正超越他们的至今也没有。

中国古来多有文人相轻的陋习，李白的朋友圈里却鲜有所闻。李白的很多诗句如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”；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等，道出了他同文友的深情厚谊。诗人贺知章叹赏李白的《蜀道难》一诗，直呼李白为“天上谪仙人”，意为上天下的神仙，使其“谪仙”之名誉满长安。杜甫比李白小11岁，两人却是挚友。李白不幸遭流放时，杜甫多次梦见他，醒来数度作诗怀念：“君今在罗网，何以有羽翼”；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！”李白与诗友之间总是惺惺惜惺惺的。

公元753年，李白在江夏（今武汉）与崔颢相识，对崔颢的才华非常赏识，也非常敬重他，

两人遂成莫逆之交。崔颢在这年秋天写下脍炙人口的《黄鹤楼》：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这首诗前写景，后抒情，一气贯注，浑然天成，可谓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。

第二年，崔颢返回唐都长安任职，不幸于当年病逝。

四年后（758年），李白获罪流放夜郎路过江夏，在鹦鹉洲目睹了黄鹤楼上崔颢的题诗，禁不住佩服得连连赞叹。他深感物是人非，触景伤情，遂在崔颢的《黄鹤楼》下草成《鹦鹉洲》一诗：“一拳击碎黄鹤楼，两脚踢翻鹦鹉洲。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诗人由衷赞叹了崔颢才华横溢的《黄鹤楼》，自觉无法超越只好搁笔不语。有人说《鹦鹉洲》系他人杜撰，但李白有自知之明、羞于班门弄斧却毋庸置疑。李白的确从未自诩为顶峰而洋洋自得，更没有因自己名声鼎沸而轻视他人。为了纪念这一段佳话，后人专门在黄鹤楼边修建了一座“搁笔亭”。

“搁笔亭”里的《鹦鹉洲》与梅之焕的《题李太白墓》异曲同工，都提醒我们要时刻掂量自己的斤两，不要忘乎所以自自尊大。俗语云：“满罐子不荡浅罐子荡”。真正的行家里手大都虚怀若谷、云水不露，不知天高地厚、信口开河的则是些半吊子货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呆霸王薛蟠就是典型的半吊子，在众多才子佳人面前，他竟敢厚着脸皮咏黄诗：“女儿悲，嫁了个男人是乌龟。女儿喜，洞房花烛朝慵起。女儿乐……”

薛蟠之遗风眼下似未绝迹，请看那些新冠体诗人，那用诗歌作报告的领导，那一笔鸡爪书法到处题词卖字的书法家……薛蟠真令人喷饭，今之做派已然令人作呕？自然，这令人作呕后面，大都别有所图。



众志成城（布面油画）

阮梅

灯下漫笔

文坛宿将的境界(三则)

凡 夫

柯灵的“低调”

柯灵堪称一代文学大师，但他却非常低调。信件中经常自谦“贱名”“平生碌碌”，称“涸辙之鲋，不求湖海之大，得西江勺水，优游卒岁”云云。

1985年，柯灵家乡绍兴市斗门镇欲给他修建纪念亭，柯灵闻讯“大吃一惊”。7月26日，他一天给当地有关人士写了两封信，坚决制止此事：“无论如何也不能办，必须坚决打消此意。我对党对国家人民并无什么贡献，对家乡犹未丝毫尽力，写点文章，薄有文名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值得如此招摇！我感谢你们的好意，但千万不要陷我于荒谬狂悖之境，千万千万！”先生的大师风范、人格境界，与当下某些名利熏心、略有小成即恨不得封神的人相比，真是云泥立判。

钱钟书婉拒出版《全集》

时下，我国某些出版商替名家

（有的还是年富力强）出全集，包罗万象，但凡个人作品包括未刊稿、私人书信、日记、便笺，一并搜集集纳，巨细无遗，纤毫毕现，“全”则全矣，但不免掺杂浅薄、乏味、平庸之篇什。名家全集林立，这已成了当前书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据我所知，近年出版的名家全集就有数十种，少则四五卷，多则十几卷。大师稀有的时代，何必偏要炒出那么多的“全集”？这一现象折射出文坛的浮躁！

钱钟书生前对诸多出版商以印行“全集”相请，一概坚辞，他在致一家出版社的函中称：“愚夫妇‘全集’之举，亦有德、沪、宁共四五出版社建议，弟等差有自知之明，不愿灾梨祸枣，亦皆婉谢。不识抬举，辜负盛情，既疚且感”。如此“不识抬举”，正体现了这位文坛宿将的高风亮节。

无独有偶，以《白鹿原》声震文坛的陈忠实生前也婉拒某出版商按照“档案原则”替他出版全集，他以“保持一种基本的清醒”的态

度，认真“筛选自己作品”，编就了一本《自选集》。

张中行弃用启功的序言

季羨林盛赞张中行是“至人”“逸人”。因为他谦恭好学，虚己待人。

张中行和启功过从甚密，总在学人面前夸奖启功如何学识渊博、功深道高。而启功对张中行的学问也很是赞赏。张中行准备出版《负喧琐话》一书，启功得知后，写了一文自称权当该书序言，其中写道：“反复拜读大‘话’，怎么那么短！何时出续集？我把余生看书精力存着攒着，以待多看续‘话’！这是史，是诗，是史诗，是诗史。怎么说都行……”启功还在读了《顺生论》后记中称张中行是“二十世纪中国唯一的人生哲学家”。张中行见了此文，弃而不用，认为“言过其实，自己难以担当”。

时下，出书作序找名家，都希望名家“有骆驼不说驴”，而张中行却生怕别人把自己抬得过高，足以窥见其“求真”之一斑。